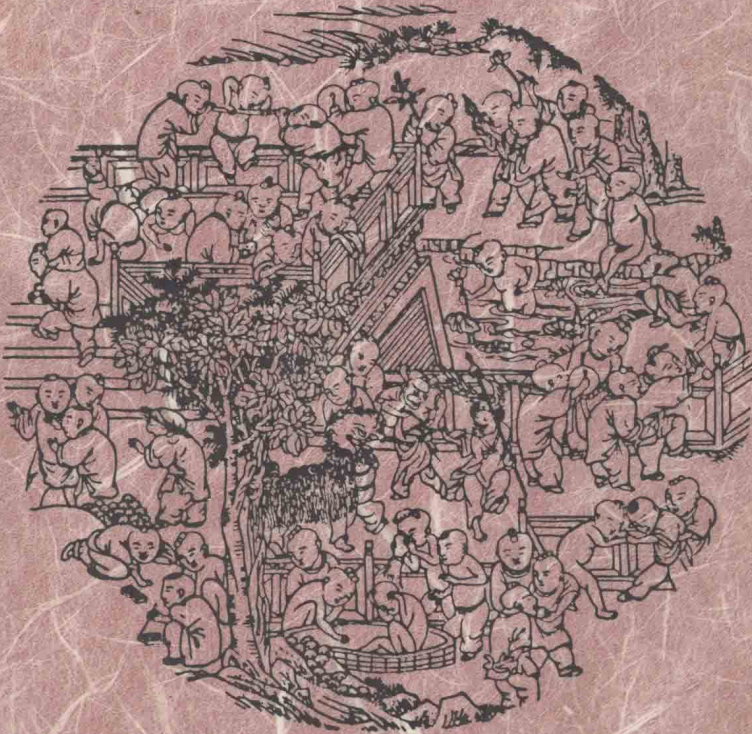


林武憲 主編

兒童文學 詩歌選集

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印行



林武憲 主編

兒童文學詩歌選集

勁獅文化事業公司 印行

兒童文學詩歌選集／林武憲主編。--初版。

--臺北市：幼獅，民 78

面；公分。--(兒童文學選集)

ISBN 957-530-203-6 (平裝)

859.8

30000083

兒童文學詩歌選集

策 畫：林 文 寶

主 編：林 武 憲

編輯委員：王秀芝・李慕如・杜淑貞・林政華

徐守濤・康榮吉・張清榮・許義宗

陳正治・陳 侃・蔡尚志・鄭 荏

(依姓氏筆畫為序)

校對者：郭秀慧・陳肇健

出版者：幼獅文化事業公司

發行人：李鍾柱

公 司：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6之1號3樓

電 話：(〇二)三一—二八三二

郵政劃撥：〇〇〇二七三七—三

門 市：①幼獅文化廣場：臺北市衡陽路6號

電 話：(〇二)三一—一八五三二

②高雄幼獅書坊：高雄市中正四路189號

電 話：(〇七)二八二—二七八四

印刷者：崇寶印刷有限公司

基 價：六元二角六分

出 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五月初版

中華民國八十年二月二印

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四三號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83023

ISBN 957-530-203-6(平裝)

總序

林文寶

一

我國新時代的兒童文學發軔於何時？這是個有趣且爭議甚多的問題。有人認為是源於孫毓修編譯的「無貓國」（宣統元年，一九〇九年三月）。他們認為中國兒童文學萌芽於外國童話移植，而「無貓國」是中國兒童文學誕生的標誌，因此有人稱孫氏為「現代中國童話的祖師」。還有人認為真正的兒童文學是伴隨著「五四」新文化運動才開始發展起來的，並以葉紹鈞的「稻草人」為中國第一篇兒童文學作品。其實，從近代的文獻資料中，我們可以了解，中國近代許多著名的啟蒙思想家都曾留心於兒童文學，且新時代兒童文學的發展亦與通俗文學、國語息息相關。

二

傳統的古典的中國，近百年來，遭遇到亙古所未有的挑戰，產生了巨大深刻的形變。對中國來說，這是個屈辱的世紀，也是個尋求富強的世紀；這是個失落的世紀，也是個再生的世紀；這是中國傳統解組的世紀，也是中國現代化的世紀。

所謂「兒童文學」的出現，即是傳統啟蒙教育的解組。它是整個新文化運動的一環。

「兒童文學」一詞，隨著新文學運動在我國出現。它的出現，緣於教育觀念的改變，以及通俗文學的振興。而教育觀念的改變，通俗文學的振興，又是緣自於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年）甲午戰爭之慘敗，構成廣泛覺醒之重大關鍵，形成種種思想變化。此一歷史事實，實為衝激思想演變之原始動力。近代文學之巨變，其創意啓念，亦當自此為起始。思想動力總綱，原為力求救己圖存，在此動力推挽之下，於是展開種種思潮之激盪，演為種種之改革論說，文學之工具功用，遂亦成為思考目標之一。

中國近代思想之創生發展，西洋教士啓牖之功不可忽略。甲午戰爭第二年（一八九五年）五月「萬國公報」第七十七卷，英國傳教士傅蘭雅（John Fryer）具名登徵求啓事，徵求通俗小說，當時即標明「時新小說」，以表其功用宗旨。而當時共事者，有沈毓桂、王韜、蔡爾康等人，此為通俗文學振興之濫觴。

光緒二十三、四兩年（一八九七、九八年），為通俗文學之理論建樹與實踐最具創始意義時期。在南方：於人，則有裘廷梁、汪康年、葉瀾、汪鍾霖、曾廣銓、章伯初、韋仲和

等；於刊物，則有蒙學報、演義報。而裘廷梁因爲在上海無所施展，乃回無錫約集同道顧述之、吳蔭階、汪贊卿、丁福保等人，於光緒二十四年創立「白話學會」，同時刊行「無錫白話報」，不久又改爲「中國官音白話報」。裘氏爲鼓吹推行白話文，乃發表有「論白話爲維新之本」之論。在北方，則有嚴復與夏曾佑在天津「國聞報」發佈其合撰的「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」，洋洋萬餘言，是闡明小說價值的第一篇文學。王爾敏先生在「中國近代知識普及運動與通俗文學之興起」一文裏，曾綜合當時各家言論分析要點如下：

其一：競存思想。

其二：童蒙教育與平民教育思想。

其三：教材工具之通俗化思想。（以上詳見商務印書館「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」第二

十二編「新文化運動」頁一一～一二）

而後，通俗文學即成爲喚醒廣大民衆之手段與工具。

中國近代通俗文學之興起，最有名的先驅人物當然是梁啓超；因此，有人認爲近代兒童文學理論的建設，自梁啓超開始。而事實上，自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年）至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年）間，這段通俗文學之興起過程，非但有傳播新思想的功能，亦有助於國語的推行，同時與兒童文學的演進也有相關。

在晚清的啓蒙者，雖有通俗教育的概念，卻缺乏可行的工具。商務印書館的「童話」，

以中國故事與外國故事爲資材。計出三集，共出版一〇二種。該「童話」由孫毓修主編，案兒童的年齡分類。第一集是爲七、八歲兒童編的，每篇字數在五千字左右；第二集是爲十、十一歲的兒童寫的，字數約在一萬左右。第三集爲鄭振鐸所編（有四種）。其中有七十七種是孫毓修編寫，在當時推行極廣，但文詞仍不夠簡潔流利。

民國五年，國語研究會成立，有識之士主張「言文一致」，要求改國文爲國語。六年九月十日在浙江省召開第三屆全國教育聯合會，湖南省教育會代表即向大會提議改國民學校之國文爲國語科；並呈請教育部。七年初，國語研究會的國語運動和新文藝運動兩大運動，鼓吹「言文一致」，報紙雜誌的文章漸漸多用白話；而後小學教科書始漸改用白話。其實，北京「孔德學校」早已率先採用注音字母，並已自編國語課本；而江南幾所小學也得風氣之先，都已自編活頁教材。民國八年，國語統一籌備會召開第一次大會，劉復、周作人、胡適、朱希祖、馬裕藻等人又推出「國語統一進行方法」案。教育部依據全國教育聯合會及國語統一籌備會等機關之決議，因於九年一月十二日訓令全國各國民學校，自本年秋起，一、二年級的國文改爲語體文，並同時咨行各省，飭所屬各校遵辦。而後重視兒童文學的聲浪也隨之日益高漲。

至於「兒童文學」一詞始用於何時，亦是衆說紛云。馬景賢先生於「兒童文學論著索引」前言裏云：

「兒童文學」一詞正式在我國使用，是從民國九年。（見六十四年一月 書評書目版 頁一）

這種說法雖缺乏文獻記載，卻是其來有自。施仁夫爲張聖瑜「兒童文學研究」所寫的序文有云：

吾國出版界中，兒童讀物以文學名，始於周作人。八年以來，兒童文學之作品，雖已日見增多……。（見十七年商務印書館本）

該序寫於十七年五月三日，所謂「八年以來」亦即指民國九年，文章是「兒童的文學」一文，該文是周氏於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北平孔德學校的演講題目。又鄭樹森於聯合報七十四年六月七日的「文學日誌」云：

一九一二年周作人在六月六日及七日「民興日報」發表「童話研究」。此文後來又重刊於一九一三年八月刊行的「教育部編纂處月刊」。該刊九月號發表「童話略論」。這兩篇論文可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早期關於童話的專論，前篇且以比較角度闡述中外童話之淵源與異同。

周氏是最先談論兒童文學寫作的人。他有「兒童文學小論」一書，民國二十一年由上海兒童書局刊行。該書序文有云：

這裏邊所收的共計十一篇。前四篇都是民國二、三年所作，是用文言寫的。「童話略

論」與「研究」寫成後沒有地方發表，商務印書館那時有幾冊世界童話，我略加以批評，心想那邊是未必要的，於是寄給中華書局的中華教育界，信裏說明是奉送的，只希望他送報一年，大約定價是一塊半大洋罷。過了若干天，原稿退回來了，說是不合用。恰巧北京教育部編纂處辦一種月刊，便白送給他刊登了事，也就恕不續做了。後來縣教育會要出刊物，由我編輯，寫了兩篇講童話兒歌的論文，預備補白，不到一年又復改組，我的沉悶的文章不大適合，於是趁此收攤，沉默了有六、七年。民國九年北京孔德學校找我講演，才又來饒舌了一番。就是這第五篇「兒童的文學」。以下六篇都是十一、二、三年中所寫，從這時候起注意兒童文學的人多起來了，專門研究的人也漸出現，比我這宗「三腳貓」的把戲要強得多，所以以後就不寫下去了。（見七十一年七月 里仁影印本 頁二）

由序文中得知「童話略論」、「童話研究」是民國二、三年間所寫。文中已有兒童文學的用詞。「童話略論」云：

童話者，原人之文學，亦即兒童文學。（見七十一年七月 里仁版 頁一三）
又「童話研究」云：

綜上所述，足知童話者，幼稚時代之文學。（同上 頁三六）

而周氏兒童文學的概念，或源於日本。周氏於「歌詠兒童的文學」一文裏云：

高島平三郎編，竹久夢二畫的「歌詠兒童的文學」，在一九一〇年出版，插在書架上已經有十年以上，近日取出翻閱，覺得仍有新鮮的趣味。全書分作六編，從日本短歌俳句川柳俗諺隨筆中，輯錄關於兒童的文章……。〔見七十一年里仁版「自己的園地」 頁一二二〕

原書於民前一年出版，而此文寫於民國十二年一月至七月間，可見周氏閱讀時間。民國二、三年間所寫的有關兒童文學論述文章，或受此書之啓示。

綜觀以上所述，可知「兒童文學」一詞周氏早在民國二、三年間即已採用，並已見之於刊物，是以所謂九年之說不無疑問。或謂「兒童文學」一詞自九年起始較廣爲流行。

至於兒童文學與國小教材接合，則有賴於國語的推行，及教育部的政令。民國八年，國語統一籌備會所提「國語統一進行方法」案，有云：

統一國語既然要從小學校入手，就應當把小學校所用的各種課本看作傳佈國語的大本營；其中國文一項，尤爲重要，如今打算把「國文讀本」改作「國語讀本」，國民學校全用國語不雜文言；高等小學酌加文學，仍以國語為主體。「國語」科以外，別種科目的課本，也該一致改用國語編輯。（見六十九年九月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纂委員會編印「中華民國史事紀要（初稿）」中華民國九年一月十二日 頁四七）

至民國九年，全國教育聯合會擬訂「各科課程綱要」，曾經提議「小學國語科讀書教材

的內容，應以兒童文學爲中心」。而後小學教材已漸漸採故事、兒歌、童話等。^①

民國十八年八月，教育部公佈「小學課程暫行標準」，其中「國語」科即已重申「讀書」的內容應側重兒童文學，其「目標」第三條有云：

欣賞相當的兒童文學，以擴充想像，啓發思想，涵養感情，並增長閱讀兒童圖書的興趣。（見十八年十一月「教育雜誌」第二十一卷第十一期 頁一二九）

而後，國小國語科始以兒童文學爲中心。

三

我們相信兒童讀物的產生，是肇始於教育的需要。因此，我們的兒童讀物的歷史，並不僅是止於八十年或一百年。我們不用遺憾古代沒有童話文體，如果我們肯去批閱古書，自會有不可思議的收穫。可是，在我們可見的兒童文學概論書裏，卻不論古代的兒童讀物，甚且認爲中國沒有兒童文學。其中，僅吳鼎編著的「兒童文學研究」中有「中國兒童文學摘要」一章，雖僅有二十八頁，卻彌足珍貴。

我們知道，從古籍中搜集兒童故事，編輯成書者，首推明代四明王瑩編輯的「羣書類編故事」，該書凡二十四卷（見新興書局「筆記小說大觀」三編第三冊 頁一九四九～二〇六三）。王氏將該書編爲十六類，每類各包涵故事若干篇，其材料的來源，包括各類的古籍。

這是一部搜集豐富的好書。又唐人段成式的「酉陽雜俎」裏，其續集「支諾臬上」有「吳洞」一文（見新興本「筆記小說大觀」九編冊一 頁一二一～一二五；又見漢京版「酉陽雜俎」 頁二〇〇～二〇一），其女主角為葉限。葉限故事的情節，與流行世界各地的「灰姑娘」故事，大同小異。考段成式是西元九世紀的人（～八六三年），在西方，第一個將這故事編印出來的人是法國的貝洛爾（Charles Perrault, 1628-1703），時間是一六九七年。關於葉限的故事，民初以來已有多位先輩談論過。認為它是現存「灰姑娘」故事中最早見於記載的一則童話。試引兩位先輩有關論述如左：楊憲益先生於「中國的掃灰娘故事」一文裏云：

這篇故事顯然就是西方的掃灰娘（Cinderella）故事。段成式是西元九世紀人，可是這段故事至遲在九世紀或甚至在八世紀已傳入中國了。篇末說述故事者為邕州人，邕州即今廣西南寧，可見這段故事是由南海傳入中國的。據英人柯各斯（Marian Rolfe Cox）考證，這故事在歐洲和近東共有三百四十五種大同小異的傳說。可惜這本書現在無法找到，在歐洲最流行的兩種傳說見於十七世紀法人培魯（Perroult）的故事集和十九世紀初年德人格靈姆兄弟（Grimm）的故事集裏。據格靈姆的傳說，這位「掃灰娘」名為 Aschenbröde。Aschen 一字的意思是「灰」，就是英文的 Ashes，盎格魯薩克遜文的 Aescen，梵文的 Asan。最有趣的就是在中文本裏，這位姑娘依然名為葉限，顯然是 Aschen 或 Asan 的譯音。通行的英文本是由法文轉譯的，其中

掃灰娘所穿的鞋是琉璃的，這是因為法文本裏是毛製的鞋 (Vair)，英譯人誤認為琉璃 (Verre) 之故。中文本雖說是金履，然而又說「其輕如毛，履石無聲」，大概原來還是毛製的。(見明文書局「零墨新箋」 頁七八、七九)

又蘇樺先生於「由葉限故事談起」一文裏，曾有下列五點的看法：

(一)「葉限故事」，雖然以見於九世紀唐人段成式(柯古)「酉陽雜俎」的記述最早。但即使僅就段氏原文看，我們也可以斷定它的故事原型，係自域外傳入，具國際性，非屬本土故事。

(二)我們想，各型文化及民間傳承的各型故事，其發生源流，或一元、或多元，雖不容易作出定論，這個葉限故事，卻很可能即出自古埃及，於中古期，始由阿拉伯商人傳來中國，而在九世紀由唐人段成式筆錄，收入於他雜碎式的小說「酉陽雜俎」裏，成了世界著名童話中最早見於記載的一則童話。也因此曾被若干國人誤認為中國古童話。

(三)這個中國化了的世界著名童話，過去所以較少為國人所注意，那是由於以往我們的兒童教育比較側重經史的傳授，根本上否定童話的價值，也無視小說中存在的這些可貴的資源。

(四)從新的教育角度觀察，我願意在這裏建議，倘若國人有意研究中國的兒童文學

或中國童話，不妨回過頭來，從我國廣義的小說書裏，去發掘這類寶藏。

(五) 近來，我們也常見有心人士慨嘆，雖然國內也有不少國人自創的新童話出版，卻較少引起家長的注意以及兒童的喜愛。我想，兒童讀物界有這種現象的存在，原因不止一端，很值得關心和檢討。不過，我也建議，有心從事兒童文學寫作及童話創作的，也不妨先借用古小說裏可用為童話再創作的素材，模仿法國貝洛爾、德國格林兄弟，以及丹麥安徒生諸人的辦法，給中國古老的童話素材，用童話的技巧予以改寫，使它以新童話的面目出現。看看能不能自此而引起兒童或家長對中國新童話的注意！

(見七十六年五月十日 國語日報)

總之，我國有優美的文化，自不至於沒有兒童文學。不過由於對兒童教育觀念的不同，在傳統的時代裏，都是以成人為中心。對於兒童，只要求他們學習成人的模式，以為將來生活的準備。這種現象，外國亦復如此。就以西方而言，直到十八世紀以後，兒童文學的創作，才開始以兒童的興趣與教育並重，英人紐伯瑞(John Newbery, 1713-1767)是第一個在他為兒童出版的書頁中，寫上「娛樂」字眼的人。從此，成人承認孩子應享有童年，並在文學上，表現他們那個階段的特質和趣味；進而探討那個階段的生活和思想型態。而我國，在新文化運動之前，各種書籍都是用文言文撰寫，它是屬於雅的教育，也就是所謂士大夫的教育。這種知識分子的士大夫階層，他們所用的傳播媒體(語言、文字)有異於大眾，可是

他們卻是主導者。他們認為書籍是載道的，立意須正大，遣詞應典雅，必如此才能供人誦讀而傳之久遠。對於兒童所用之教材，由於「蒙以養正」的觀念，都是以修身、識字為主。百姓送子弟入學，目的亦僅是在認識少許文字，能記帳目，閱讀文告而已。兒童教育的目標既係如此，所以教材以選擇生活所必須的文字，如姓名、物件、用品、氣候等，均為日常生活所不可少者，於是就有所謂「三、百、千」等兒童讀物出現。而所謂的兒童故事，亦僅能附存其間而已。考各國兒童文學的源頭有三：

第一個源頭是口傳文學。

第二個源頭是古代典籍。

第三個源頭是歷代啓蒙教材。

就我國兒童文學的發展軌跡而言，二、三兩個源頭，由於教育觀念的不同，以及「雅」教育的獨尊，再加上舊社會解組時期的揚棄，致使在發展的承襲上隱而不顯。就以「伊索寓言」傳入中國為例（寓言，亦有稱偶言、諸說、隱者、譬喻、況義、戒、說、言、志等），明末，伊索傳入中國，譯本稱名為「況義」，由比利時傳教士金尼閣口譯，張賡記錄，選譯十二則，一六二五年曾刊行於西安，但由於「雅」教育的獨尊，仍是用文言翻譯。

至於口傳文學的源頭，事實上，傳統的中國，由於教育不普及，過去百分之八、九十以上的中國人，都生活在民間的文化傳統之中。他們的教育來自民俗曲藝、戲劇唱本等；他們

也許不去唸三國志，但他們對三國演義就耳熟能詳。民國初期，由於民俗文學教育的推廣，就有北大學者在著手收集與整理。目前又有再受重視的趨向。而三十八年以來，口傳文學幾乎中斷，因此，在臺灣的兒童文學，似不重視口傳的俗文學。

由此可知，在我國兒童文學的發展軌跡，實在是有豐富的源頭，我們不宜妄自菲薄。

四

在我國新時代兒童文學的發展上，早期緣於民俗教育的需要與重視，曾有段黃金時代，而後八年抗日，國共對峙，大陸淪陷，以至三十八年年底，中樞遷臺，其間可說陷入停頓狀態，幾成一片空白。

從民國三十八年以來，我們一直很努力的在尋求屬於自己的方向。可是，在升學主義與政策的引導之下，兒童文學的發展仍是非常緩慢而又閉鎖的。

屆此解嚴之際，又適逢七十六年七月起臺灣區九所師專改制，而兒童文學又列為師院生必修科目。因此，對兒童文學而言，已到了該整理的地步。且幼獅公司又有積極推動「兒童文學選集」計劃。於是，我們參與了這項基本上該做的事。其目的除在嘗試走出整理兒童文學的第一步，更重要的是檢視三十八年以來臺灣地區兒童文學的成果，以做為未來發展的方向。同時，我們更希望能藉此提供師院生、國小教師和其他有心研究兒童文學者一套好的教

材和參考資料。

本套選集包括論述、故事、童話、小說、詩歌等五類，其中除論述類由本人編選外，並徵得蘇尚耀（故事類）、洪文瓊（童話類）、洪文珍（小說類）、林武憲（詩歌類）四位先生的同意，參與編選的工作。

由於資料蒐集不易，並為集思廣益起見，曾於國語日報、中華民國兒童文學會會訊上刊登消息，請國人推薦優良兒童文學作品，提供主編參考。又為慎重，並議請各師院有關兒童文學授課老師為編審委員，以共襄盛舉。其間並曾多次召開編選會議，討論有關編選原則。本選集為檢視三十八年以來，臺灣地區的兒童文學成果，因此，其範圍限定於民國三十八年到七十六年之間，且以臺灣地區的大人創作為主。

全書編選方式，以史的發展、作品、作家三者兼顧，亦即以發展為經，作品、作家為緯。各選集並附民國三十八年以來各類參考書目。

又本選集未及之寓言、神話、遊記、散文、戲劇、漫畫等類，寄望能有後繼者，以期拋磚引玉之效。

本套選集簡陋自是難免，但我們很高興，因為我們已經做了該作的事。